

# 雅俗共赏 独善其身

## ——海上书法家周慧珺先生专访

俞海滨

**周慧珺**，女，1939年出生，浙江镇海人。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书法家协会第四、第五届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上海中国画院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曾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文艺界“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

“书法是一趟苦旅，我一生都在艰苦跋涉中，不知何处是尽头，然而倾此生为斯事我无怨无悔。感谢中国书协给予我如此高的荣誉，感谢所有关注关爱我的人。”这是周慧珺先生获得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时向中国书法家协会递交的获奖感言。

周慧珺先生工书、篆、楷、行、草诸体，尤以行草称著于当代书坛。有评论家说其书法“不与古人同，不与导师同，所谓善学就是如此”；更有评论家提出其书法“笔法的娴熟和灵动超过常人，笔力的劲健和清隽首屈一指，结体的奇崛和流丽融为一体”。面前的周慧珺先生，短发花白，戴无框眼镜，着家常衣衫，声音还蛮年轻的。先生那一手“刚健雄强，跌宕豪放”的书法，在上海书坛的领军地位及其在全国的影响力，都让我想起“不能俯视中帼，直欲压倒须眉”的词句。

**俞海滨**（以下简称俞）：周先生您好，您曾经写过一篇自序，叫《书道苦旅》。为什么说“书法是一趟苦旅”？通常我们把中国书法作为可以陶冶心情的个人爱好，您又是如何理解这个“苦”？

**周慧珺**（以下简称周）：是的，中国书法是修身养性、人格完善的最佳体验载体之一。“书，心画也”，书法活动可以“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持续发展，“书法热”在全国普遍兴起，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但书法艺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同时，时代也给我们提出这样课题：如何通过书者自身的努力，追求书法艺术的纯粹与高雅，创作出有筋骨、有风格、有分量的精品书法来温润心灵、启迪心智、凝聚社会正能量。我很惭愧，有人觉得我的字没有变化，我也在想这问题。变化应该是有的，但到我们这样的年龄，到我们这样的程度，大的变化很难，革命性的突破更难。通常人很难改变自己的审美定势，年龄越大越顽固，不易改变。你有很多想法，对自己的作品越来越不满意，总感觉自己可以写得更好一些，但是实现的可能性却似乎越来越渺茫。这就是我痛苦的地方，体力、思想力、观念都束缚着你，限制着你，不是我不想变，而是很难达到升华程度的蜕变，所谓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大变。你知道该变，但是你不清楚该如何变，突破不了，这就是所谓“书法苦旅”。这种精神上的苦很深刻，唯作者自知。这种“苦”将会伴随你终身。

**俞**：很多人喜欢您的书法，认为您怀揣着“雅俗共赏”的审美意趣，以自身迥异于他人的强烈书风和独特的个性精神，把帖学和碑学有机融合。有评论家说，您的行书给人以过心灵震撼与冲击，跳跃腾挪的节奏、出乎常人意料造型，均使人过目不忘；还有评论家说，您以苍厚奇崛、险绝跌宕的风格，使书法在视觉冲击力上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和突破。您最想达到的理想的书法境界是什么？

**周**：雅与俗是一种形态。书法艺术不是一体性

的，它具有多元性、融合性，而“中和”才是极致。在我的心目中碑帖结合既是理想也是目标。海上书家一向对魏晋风雅蕴藏之美情有独钟，“二王”书法的中和简约与醇厚典雅历来是老海上书家们的审美追求。他们是“二王”为代表的魏晋法度得以传承不绝的关键人物，从维护和继承书法传统上来讲功不可没，但在个性张扬上略显不足。而宋朝米芾以“二王”为宗，日日临池不辍，但“创新”始终是他终身的追求，晚年一反晋唐书法结体的稳定、典雅，一味追求结体奇险、跌宕，用笔打破“藏头护尾”的古训，有意运用侧锋，如“风墙阵马，快剑斫阵”。造成了波澜起伏、峻特奇崛的神态。我个人书法创作主要融合我国帖学书法和碑学书法两大创作手法和表现特征，力求用自然的笔墨语言表达丰厚深远的意蕴，让不同层次的观者都能欣赏。我所谓的书法理想境界就是要写出我的性情、我的风格，同时有较高的书法技术难度，与中国书法传统审美标准也没有大的违背。如果能还有一点时代气息，能在传统审美基础上有一点点突破，那就更好了。但是能否实现，我至今也还怀疑。

**俞**：结合当下书坛创作，特别是一些青年人急功近利的现状，能谈谈您个人的观点吗？审视一路走来的足迹，您觉得一个书法家的成长，主要靠什么？

**周**：艺术史证明，书法大家不是小圈子捧出来的，也不是靠山头拉关系得来的，而是靠艺术家良知以及书法家的心胸、学养和深厚的人文关怀意识等等来衡量的。这是一个很实在的过程，需要个人的务实精神，没有捷径可走。急功近利不仅仅是书法界的现象，更不是书法界表现的更突出，整个社会都表现的比较浮躁，书法界只是“末”，不是“本”。如何通过常规措施采取科学培养方式，摒弃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踏踏实实提高书家文化品格，是整个书法界所共同面对的问题，需要政府有关方面、思想界、艺术界、教育界共同面对的。对我来说，显然这个问题太重大了，回答不了。关于书法家的成长，和其他什么“家”的成长一样吧，标准答案无非是勤奋、好学、虚心、坚持，等等。如果要获得社会承认，可能也还需要某些机遇，需要有一点运气。但你的书法如果真写到出类拔萃，力压群雄，我觉得在今天的条件和条件下，应该也是有功利来的。目前还没有谁有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压制人才，可以埋没当代的“怀素”、“张旭”、“米南音”等等。而比较特殊的要求，我觉得是在现实环境下，书法家尤其需要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经得住冲击，守得住心境。有些人可能看到其他人字没有你写得好，摇身一变就成书协领导了，就成众人景仰的“著名书法家”了，因此动摇了自己学习书法的信心，那就不能好了。只考虑眼前的具体利益、过于实用主义的人是不能成为真正的书法家的。

**俞**：上世纪七十年代，您创作的《行书字帖——鲁迅诗歌选》犹如荒漠中的一缕甘泉，滋润过无数焦渴的心灵，抚慰过无数的心灵，被无数人奉为圭臬、捧若拱璧，甚至引领过无数人从此走上了研习书法、追

求书法艺术的道路。而您在成名几十年后，第一次在上海举办个展——“周慧珺从艺六十周年书法作品展览暨周慧珺书法研讨会”，大家都很期待呢。

**周**：我由衷感谢上海书协为我举办人生中的第一次个人展览——“周慧珺从艺六十周年书法作品展览暨周慧珺书法研讨会”，并出版《周慧珺书法作品



集》、《周慧珺书法论文集》等。我主创书法的行草的风格与技法筑基于赵孟頫——米芾、博涉晋韵、唐法、宋意，又受沈尹默先生高足拱德邻悉心点拨。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书法艺术存在的环境，书法创作的表现方式，人们对待书法艺术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书法家要经得起历史考验，唯一的考量就是他曾经的作品，而不是他曾经的职位。我并不是说书法家必须要有千秋之想，这太勉为其难了。但是立一个标杆，树一面镜子，会使自己生活得更高尚些更有尊严一些。在我所处的时代里，曾经碰上了书法最为寒冷的冬天，也由于《行书字帖——鲁迅诗歌选》等成名甚早，却从来未停止过锐意进取，不断探索的步伐。但是，正如前面我谈到，近年所作，有很多想法，对自己的作品越来越不满意，总感觉自己可以写得更好一些，但是实现的可能性却似乎越来越渺茫。

**俞**：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题名的“周慧珺艺术馆”即将在上海文庙崇圣祠开馆，能谈一下大致情况吗？您的感想？

**周**：在《书道苦旅》一文中，我写道：“父亲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给女儿的这支笔日后会成为女儿的生命支柱，陪伴她一生。更不会想到这白与黑就是天和地，女儿从此将顶着天，踏着地，开始漫长的生命旅程。”我在黄浦区生活43年，这里，非常感谢当地政府关心和支持。“周慧珺从艺六十周年书法作品展览暨周慧珺书法研讨会”后，我的这次个展作品将全部放入坐落在黄浦区文庙的周慧珺艺术馆，以后每年我都要创作精品书法放入馆内。应该说，“我的一生很简单，简单的一生只做了书法这件事情，没想到得到这么高的荣誉，谢谢生我养我的上海。”我从小更喜欢书法，长大了又做看字的工作，投入比常人更多更深入些，一直努力到现在，想把字写好，但是做不到。如此而已。看到现在书法有红火的市場，我觉得是好事，说明艺术受到社会尊重，书法家的努力得到社会承认。只是我们自己应该清醒，我们年轻些的作者都明白，不是从来如此的。所以，一要感谢时代；二要回报社会；三要精益求精，努力创作书法精华而不是书法垃圾。我非常感动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上说的：“努力向人民向历史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他特别提出“历史”，而不是我们常常说的“时代”，引人深思。

**俞**：1999年初，您在新创建的《上海书协通讯》上发表长篇文章《发扬优良传统，振兴上海书法》。您任主席十二年来，与有着振兴上海书法共同理想的书协团队一起将“新政”一项项付诸实施，为上海书法开拓出了一门进取的发展模式，为继之者“萧规曹随”取得更大的成功作出了有力的铺垫。今年6月24日，经市政府批准，第五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扩展项目名录正式公布，由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申报的“海上书法”项目申遗成功。

**周**：首先祝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组织申报的“海上书法”项目申遗成功。海上书法是一宏伟的纪念碑群，是上海乃至中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信申遗成功后，上海书协将继续大力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在2010年新春联欢会上，我曾多说了几句：“作为一个写了五十多年字的老书法工作者，我多么希望上海的书法重振雄风。11年来，我个人起的作用有限，但我这颗心是真

诚的，11年后，我的这个愿望也是不灭的。我在这里寄语我们的书法作者，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使命，我特别寄语我们的年青作者：书法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过去我任主席十二年来，所有工作中我最遗憾的方面：我们的工作班子是努力的，主要是我个人能力和健康的原因，致使在这方面未能有大的突破，未能有根本性的建树。可喜的是，近年来，上海书坛不断营造繁荣发展书法艺术的良好环境，推进海上书法的传承和创新。陆续举办了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展、2013上海书法艺术节等全国瞩目的大型活动，在展示海上书法艺术的阶段性最高成果的同时，有力推动了当下上海书法创作和理论发展。在2007年“海派书法晋京展”基础上，经过八年的厉兵秣马，“海派书法进京展”亮相。为切实保护和振兴海上书法，《上海千年书法文化图史》（古代卷、近代卷、当代卷）以及《上海地方志·书法卷》（1978—2010）编撰工作正在有序进展等。

**俞**：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审议通过《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可以谈谈您的个人体会吗？

**周**：意见将给全体文艺工作者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和实践指南。特别是意见提出了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做好文艺工作，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牵头抓总，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电、文联、作协等部门和团体协同推进，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的文艺工作新格局。其中，就繁荣发展上海书法而言，教育工作是百年大计，也是上海书协作为长远目标重点考虑的问题。未来，培养人才并营造一种能使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为上海书坛留有充足的后备力量，是关键的一步。另外，我们要进一步有效整合上海各博物馆、出版社、画院、高校、研究所等书法人才资源，上下左右形成一股合力，那么上海书法篆刻以及书法理论研究、发展潜力的很大，振兴也是完全可期的。这当然不能仅仅依靠书协的力量，最后，我补充的是，应该肯定今天的书法大环境是好的，至于这样的环境能否造就真正的书法家，那就文化了。因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大书法家，往往是文化象征。而书写是今天作者的强项，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却是今天作者的弱项。而这方面的跛脚是社会的问题，是教育的责任，不能把板子打在书法作者屁股上。

结束专访时，不由感慨先生曾经碰上了书法最为寒冷的冬天，年轻的周慧珺，在这个冬天里点燃了一把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把火的意义不同寻常！1974年，35岁的女书法家出版了平生第一本字帖《鲁迅诗歌选行书字帖》。不少读者细读字帖后表示，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书法出自一位病魔缠身的弱女子之手。中年以后的周慧珺，又遇上书法有史以来最为火热的夏天。对于已经享誉全国、成为书坛领军人物的周慧珺来说，任重而道远。几十年中，重疾缠身、步履维艰的生活境遇，造就了周慧珺先生不向命运屈服的倔强个性，造就了其书法笔端力透刚健、雄强，书风追求豪放、明快，也造就了其显赫的名声。

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曾经讲过一句话，“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回过这书来，不善言辞、不种说教和鼓舞的周慧珺先生以其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困难，通过对书法的追求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也通过对书法的体验书写了自己的人生。可以说，周慧珺先生书法艺术的最后成果也恰恰是她的身残志坚、自强不息以及正直善良的人格魅力。她以艺术上、人格上的“独善其身”来告诉人们：什么是她的心中书法所应该具备的内涵！

# 笔法传神 墨象缤纷

## ——简论海派书法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特征

王琪森

金秋时节，“海派书法进京展”在首都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9月28日至10月11日），140多幅作品笔墨传神，墨象缤纷，展示了海派书法的史脉艺绪和时代风采。

### 一、观澜溯源——海派崛起

观澜溯源，振叶寻根。海派书法，作为一个地域性艺术概念的界定和历史风格谱系的确立，其主体属性体现了一种文化精神、创作方法、笔墨形态、艺术特征和群体追求。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就开始了从封闭型的吴越小农型城市向开放的沿海近代型城市的转变，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末民初），随着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金融的兴盛、贸易的发达，使上海成为中国乃至东南亚最大的都市。正是在这个历史契机和社会背景下，当时的上海吸引了各地书画家（主要是江浙）来到黄浦江畔竞技献艺。黄式宪早在1883年刊印的《淞南梦影录》中就记载道：“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百人。”张鸣珂也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写道：“当时的上海，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而来。”

海派书法正是在一种历史转型、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综合因素下应运而生，因而具有历史时段（城市开埠）的特征，社会背景（东西互融）的依托，城市模式（市场经济）的抉择，群体构成（移民为主）的归属。正是基于这些历史成因和时代氛围，这就决定了海派书法的文化精神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精神是相对应的，从而也标志着上海由此成为全国书法家的群雄逐鹿之地和名家精英荟萃之城。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先后汇集了赵之谦、蒲华、吴昌硕、吕凤子、沈曾植、李瑞清、潘东、康有为、陈宝琛、朱祖谋、赵叔孺、刘海粟、溥天寿、沈尹默、马公愚、于右任、张大千、钱瘦铁、来楚生、谢稚柳、王遽常等一批大师级书法家，成为全国书法家的领军团队，由此打造了近现代中国书法艺术的高峰。

### 二、开放融通——文化精神

对于一个艺术群体和风格流派的评判，重在文化精神的观照。文化精神是一种思想认知、审美意识和人文理想。任何一个艺术群体乃至艺术个体，都需要文化精神的引导、支撑与践行。海派书法的文化精神是开放融通、兼容并蓄、不拘一格。正是在这种先进的文化精神引导下，海派书法恪守一家一派，不囿于

一门一户，不局限于一招一式。如吴门书派就以沈周、文徵明为中心，华亭书派为董其昌书风所覆盖。而海派书法没有固定的模式。具体表现为：海派书法的笔墨形态是多元的，风格取向是多方的，创作理念是多维的，流派成员是多家的。如前海派书法领袖赵之谦的古朴奇逸，后海派书法领袖吴昌硕雄浑恣肆，其后吴湖帆的典雅妍美，马公愚的格古韵清，张大千的奇拙畅朗、沈尹默的秀丽雅致等，他们都各自取法不同，师承有别，笔法各异，从而真正体现了海派书法的笔展多姿，艺兼众美，和而不同，变亦通达。既有吴越文化崇尚精湛的流风艺韵，亦有海派文化追求卓越的时代氛围。也

响的最大辐射，吴昌硕无疑是做出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在书法、绘画、篆刻实行了全方位的突破和整体性的创新。这位开宗立派的前贤，以领袖的人格魅力，大师的创造能量，参与了海上题襟馆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的组织领导工作，成为海派书法家的一面旗帜。更突出的是他以那种雄浑苍劲、豪放郁勃、格古韵新的笔法墨姿，获得了海内外艺界的推崇，不仅整体提高了海派书法的历史地位，而且确立了海派书法的品牌效应。但吴昌硕并没有借此老大自然，唯我独尊，而是与不同风格的书法家交流互尊，从而激活了海派书法的群体能量和创新精神。

纵观全部中国书法艺术史也许没有一个艺术流派像海派书法那样在艺术特征的抉择上多头师法、广采博取。因此，考评海派书法的笔墨谱系，其艺术特征诚如唐代张怀瓘在《书议》中所说的

是“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如以赵之谦、吴昌硕为领衔的金石系，以康有为、李瑞清为领军的碑学系，以吴湖帆、沈尹默为代表的帖学系，以张大千、唐云为标杆的创新系等，均能“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书谱》）这种多系并重，多家宏法的艺术特征，也真正使海派书法具有了笔墨原创性与风格建树性，具备了属于书法本体的线条形态、笔法语汇和多元取向。如吴昌硕虽以金石入书，但他的行书却取法帖学大家王铎；李瑞清亦是碑学高手，但他亦旁参文文；沈尹默是帖学大家，但他从魏碑中吸纳笔势等。海派书法的这种群体追求，“追慕前人得高趣，别出新意成一家”的创造境界，打造了海派书法笔墨谱系的辉煌和风格系列的经典。

书法艺术，从宏观上讲是我国几千年来灿烂文化的结晶与瑰宝，从微观上讲是人的精神情操、文化修养的积淀与显示。因此，书法是东方艺术精神的象征。正是以作为参照，海派书法群体有一个值得确认的史实，即以吴昌硕、李瑞清、沈曾植、康有为、朱祖谋、吴湖帆、张大千、沈尹默、谢稚柳、王遽常等组成的海派书法家群体，他们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学修、精深艺术造诣和完善的智能结构。唯其如此，才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乃至文化史上特殊而难得的大师高地和人文景观。而这种现象，也正是当代海派书法家群体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的）。（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

《晏殊书简》，俨然一部《买书记》。

当年曹宝麟客居广德，以飞蓬为斋号，流露出的是一种身世如转蓬的淡淡的哀愁，而谭家明从北京、南京、上海为他量身选购的一本本新书、好书，又常常令他乐不可支。

代代购之法帖皆已收到，展玩之际，乐不可支。四帖（《王氏一门书帖》、《神龙兰亭》、柳公权《兰亭诗》和苏轼《与谢民师书》）俱精良，柳苏两帖尤中仆怀者。老兄真有心人也。知仆之好，非兄而谁欤（1973年11月15日，《曹宝麟致谭家明函》）？

谭家明递给我一本《怀素自叙帖真迹》（文物出版社，1974），版权页有曹公题字：乙卯（1975）仲春拜观。嘉定曹宝麟题于桃州客寓飞蓬斋之北窗灯下。

1972年，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访华，毛泽东以珂罗版宣纸影印本《怀素自叙帖》相赠。不久，文物出版社用道林纸影印出版《怀素自叙帖真迹》。谭家明于南京购得一册，即函告宝麟。宝麟言广德无觅处。于是，谭家明就把此帖寄奉好友。在《晏殊书简》中，亦能拈出与之契合的文字：

素师《自叙》，慎任已为仆于海上购得一册，兄之帖当于明岁春节完璧归还矣（1975年7月9日，《曹宝麟致谭家明函》）。

谭先生还向我出示了明代李贽所著《初潭集》（中华书局，1974）。他指着扉页“谭家明购于1975年7月28日”的字样说：“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自居，这在1974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政治环境下，无疑是难得的‘正面’典型。于是，他的著作，《初潭集》、《焚书》、《藏书》等在当时得以出版。现在想来，真要感谢那些既有良知又有智慧版的出版人。我在南京一家书店偶遇此书，翻了翻，感觉颇有读头，就买了两部，与宝麟分享。”一个月后，谭家明收到了宝麟的回信：

惠书及大札次第收到，区区俗茗，竟蒙厚报，亦可谓抛砖引玉。仆良觉惭愧，不胜感激也。《初潭集》甚佳，捫时义而观之，亦不失为良书，大可开仆之见闻。此诚近岁出版之佼佼者（1975年8月31日，《曹宝麟致谭家明函》）。

谭家明说：“1974年和1975年，是我为宝麟代购图书最频繁的时期。当时不知何故，上海古籍书店出售一批库存的30年代出版的古籍印奉，有陆费逵总编的《四部备要》丛书，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本，还有王云五主编的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我深知宝麟所好，经常挑选一些稀见的珍本寄往广德。”

曹公在北京大读书期间，也经常为老友代购书刊；兄嘱之《李太白全集》，仆转托于小白，以其有亲戚

在出版社者。昨日其偶至西单而逢获，唯到一百多套，此为最末捺刺者，故稍有破损，想当无碍于大雅也。了此一事，当无愧于兄嘱矣，明日即可付寄（1980年1月2日，《曹宝麟致谭家明函》）。

曹、谭互托购书，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繁荣，买书不再困难才罢。

谭家明至今还珍藏着一本厚册的剪报，名曰《珍珠集》。谭家尊其为“珍珠先生”。20世纪60年代末，谭家明“去其旧本，张之新册”，自序云：

余家贫，上溯四代，无出斯文。既习于书画，每苦短收囊。辛丑（1961）被邀之院美术社有严君培绘者，言余曰：“真迹不可得，印本亦良，胡不汇之，吾将助尔。”于是，严君穷匠奢敛，广集书报，供余剪辑。余珍之若珠，一角数行，皆不忍弃……己酉（1969）之秋，始以闲暇，去其旧本，张之新册，饭余茶后，睡前灯下，时而翻阅之，雅趣横生。

庚戌（1970）孟夏，闻听“珍珠先生”易服整装，光耀轩昂，曹宝麟亦欣然作序文相送：

吾里谭君家明，貌尚恂若寻常人，少即颖悟，既长尤敏，博闻强识，卓尔不群。潜心金石书画，凡十数载，良多造诣。洎入学府，其艺益精，助予先辈，称为同侪。是以英名远播，人以其片纸只字者为荣焉……此集乃君数年所汇，内收晋贤今哲之迹，因其始甚冗，遂别其芜杂，分部而纂，合璧一册。虽未称瑰宝，然亦煌煌可观，足为借鉴之资也。

是年冬，“先生忽逝矣”（被谭家明一爱好书画的同事拿去）。谭家明作《珍珠赋》，祭于“先生”灵前：

庚戌冬腊月，朔风凛冽，云凄日惨。先生忽逝矣。余欲救无方，心如刀割，欲哭无泪。先生亦于淡然间露凄婉之色。嗚呼痛哉！如先生之良朋益友者，吾可得歎！闭目冥思，则先生昔日之仪容举止，谈吐音姿，皆历历目间。方寸萦乱，柔肠百折，哀哀何堪，悲夫（引自谭家明《珍珠赋》）！

1979年，《珍珠集》失而复得，曹公闻之，不胜感慨：“《珍珠集》失而复得，大喜事也。今装池一新，当一改昔年落魄之形矣。余尝命笔为一跋，敬闻命矣。望有暇将昔之拙序抄录寄仆，另为斟酌之，恐难逾前侍也，然感慨必深十倍。记前尝寄我《珍珠赋》一篇，为悼亡之作，惜今已荡然矣（1979年12月20日，《曹宝麟致谭家明函》）。

文人的可爱之处，不唯才学，更在情趣。然而，在铜臭弥漫、斯文扫地的当下，你还有这样的雅兴么？

# 书法神探曹宝麟（四）

于雷鸣